

# 影响我最深的人

玛丽亚·克拉思欧迪(希腊)

如果算上大学的4年，粘土作为我的双手和思想的延伸物已经伴随了54年了。在休闲、教学和工作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粘土，有时是朋友，有时是对手，但是它从来都是来自上苍的礼物，一个永远陪伴着我的伙伴，静静地等待着我与它的交流。

在我的生命中，许多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件礼物的神圣，因为我所创作的最小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最微不足道的作品都隐含着粘土的艺术与工艺，陶艺家的技巧和花费的时间和付出的努力。陶艺家总想创作出完美的或完成了的作品，尽管我们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手，完成这个词不属于我们。

大多数陶艺家隐居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除了面对每天遇到的问题，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粘土与釉料、成功与失败、窑炉与模具、陶罐与雕塑。我们考虑已经完成的作品，也构思将要制作的，毫无疑问将成为所有已完成的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

通常“制陶人”都是平静和谦卑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总在生存的斗争中胜出。他们必须面对大自然赋予他们的陶瓷三要素，土、水和火。

我出生和成长在雅典的中心，在我的邻居家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粘土。他在路对面他家的院子里制作陶管和其它构件，圆形的角状物和“T”形的连接件并且把制成品放在阳光下晒干。现在想起来，那不能算是窑烧，他可能在另外的地方烧成。他是个孤独、沉默的人。他自己准备陶泥和模具，从黎明到黄昏每天不停地工作。我经常连续几个小时注视他准备陶泥。拉来一卡车土，筛选，把土抛到一条较长的沟里，往沟里注水。第二天他整天在沟里走来走去地搅动泥浆，把水放掉让泥浆变稠，然后把陶泥切成长方体的大泥块，放在阴凉处熟化。在使用



泥之前，他先用脚，然后用手在一个矮凳子上揉制泥，然后切下当天用的泥片，有时多达100多片。在我8岁的那年，他给了我一块泥并且教我把泥捏成动物。那是我第一次触摸陶泥。我认为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感谢我的父亲，他带我参观了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通过那些大师级的艺术品，我见识到了古希腊的陶艺——我的遗产。我少年时探寻了古代的凯拉米克斯墓地，了解到关于凯拉莫斯的神话传说。凯拉莫斯是古希腊陶工的保护神。国际陶工联合会“Kerameis”源自他的名字。凯拉莫斯是酒神和克里特岛女王阿丽雅德妮的儿子，自己也是神，具有不死之身，永存于希腊艺术之中。

十八岁时我成为了雕塑学院的美术系的学生。一年后我意识到我真正，也是唯一钟爱的是陶艺，陶艺是我愿意终身从事的事业。

那时我发现了雅典郊区被称作陶瓷城的马洛斯。那里有丰富的优质陶土和河流。许多来自希腊各岛和小亚细亚的陶工汇聚在那里，建立车间和柴窑，把产品销到首都雅典。他们的产品包括花罐、餐具、水罐、和各种装饰品。

在那里我认识了那些最好的陶工。他们都在那里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从他们那里我认识到陶泥是一只会模仿一切的怪异的猴子。为了避免受到这只猴子的误导，需要非常地小心。陶艺家必须深刻地发掘自身，坚持自己的风格

和不断地学习。为了驯服这只猴子陶艺家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的艺术。

他们中的3位在国外学习过陶艺，第四位是当地的一位陶工，他允许初学者使用他的窑炉，分享他的创意。出于不同的原因，这4为陶艺家成为了我最初的偶像。

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对陶泥具有不同的态度。

帕诺斯·瓦尔萨马基斯，被誉为当代希腊陶艺之父，是一位十分了解陶泥和釉料的画家和雕塑家。遗憾的是他不愿意与别人分享他的知识。在他的工作室我只能看，他从不回答我提的任何问题。这是他开业时立的规矩。这个规矩对我的影响很小，因为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学会了到图书馆，从书中找答案。

艾拉·特里安达费里德斯，来自俄罗斯的难民，居住并且死在马洛斯。具有极强的个性的她被当地人称作“那个夫人”或“那个疯子”。她的家接待所有的拜访者和客户，展示她漂亮的花园。她的柴窑和工作室对外不是秘密。她会解释她所有的技巧。但是她的方法太独特了，以至于没有人听得懂，更不要说模仿了。从她那里我学到的规矩是应该忘记的，只有自己的方法才是值得遵循的。记住这些，你就能获得期望的结果。

马诺斯·达诺斯最初是位医生，后来改行成为了陶艺家。他的姐姐是我的钢琴老师，也是我认识他的介绍人。可以说他是他们家的不肖之子，为了泥巴放弃了医学生涯。他姐姐很后悔引荐我认识他因为她认为从事陶艺不是个好的选择。然而，我还是感激她和她的引荐，因为我和马诺斯深厚的友谊，而且陶艺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实质。

阿莱考斯·卡地亚考斯是个传统的陶工，他把他的知识和窑炉出租给那些有兴趣的人。他给过我盘子和颜料让我装饰，教我如何烧柴窑。

他享受他的生活方式，尽管从事着繁忙的工作，一天到晚无愁事。他似乎背后也长着眼睛，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从他那里，我认识到生命是礼物，分享是礼物，工作是礼物，如果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时间安排上也可以不那么紧张。

由于我有机会接受其他老师的教诲，首先是雅典陶瓷学校的4年学习，然后在意大利的福罗伦萨陶瓷学校，还有我的意大利老板，奈罗·比尼，雕塑家。我在他的工作室工作了一年。当然，还有50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参加的各种研讨会上遇到的让我的学识得到提升的陶艺家。

最后是我的丈夫，雕塑家乔治·乔治亚迪斯，也是我终生的朋友、老师、伴侣、我的热心听众。我感激他给了我尝试的勇气。无论任务最初看起来多么困难，我遵循他的格言“每次迈一步，没有什么是整体创造出来的”。

所有的这些影响塑造了我的艺术人格、我的艺术风格。我的艺术风格源自希腊，并且沿着一条确定的轴线发展。

我沿着这条轴线反复地创作，每次都从不同的角度，无穷尽地重复着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风格。我爱希腊神话，我爱动物和大海，以及我对环境保护的兴趣。

躯干、天使、鸟女人、Guaa(我创作的神话中的动物)、树和海贝、污染的海岸和想象中的海洋生物等都在我的大脑中旋转。它们中的每一个和它们全体创造了我的世界，一个对于我，对于真正相信陶瓷的人的展现陶瓷本质的世界。

